



□马瑞芳

2022年普通高考语文作文试题全国甲卷,截取贾宝玉大观园题对额的桥段,要求考生从贾宝玉给亭子题“沁芳”深入思考,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经验选准角度,确定立意,自拟标题,写不少于八百字的文章。这个作文题出得有学问、有水平,把古代文学和现代高考结合起来,古为今用,既考学生《红楼梦》整本书阅读的深度,又考学生的写作能力;既考学生古典文学知识的积累,又考学生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力和想象力。

贾宝玉这段题对额的背景是园中一带清流,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,桥上有亭,亭子题什么名?贾政的清客用“翼然”,直接引用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,清客当然有学问,但跟贾宝玉一起题对额的清客知道贾政要对儿子“试才”,现场考查贾宝玉有没有才能,清客就故意把才学藏起来,隔靴搔痒,题不到点子上,目的是烘托贾宝玉,叫宝二爷脱颖而出。清客题的“翼然”只有亭,没体现桥上有亭、桥下有水。贾政从《醉翁亭记》“泻出于两峰之间”拈出个“泻”字,而且用“玉”形容水,洁白如玉,晶莹剔透。这是化用、借鉴欧阳修的文章,比清客高明点了。只不过“泻玉”形容高山峡谷飞流直下的水妥当,形容大观园的水却不合适,因为大观园的水柔美、女儿化。

咱们先看看水是什么。中国最早阐述“水”的应该是老子《道德经》第九章:“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”老子称赞水的美德,认为水是最好的“善”。贾宝玉题“沁芳”,别出心裁,不同凡响,跟老子相通。“沁”,指香气和液体渗入、滋润,东汉有著名的园林“沁园”,唐宋词有著名词牌“沁园春”,女孩常用“沁”做名字,汉语有常用词“沁人心脾”“沁人肺腑”。而贾宝玉心中的水是女儿,是群芳的代名词,贾宝玉离经叛道的言论是“女儿是水做的骨肉”。用“沁芳”做亭子名,意味着柔美的水渗入芳草、滋润百花,大观园百花荟萃,众佳丽争芳斗艳。贾政默认贾宝玉给亭子起的名,他明白大观园的桥上之亭只能用“沁芳”,必须涉及水,而且水只能慢慢渗入,润物细无声,不能大水漫灌,更不能用“泻玉”,哗啦啦冲垮百花园。

高考命题说贾宝玉给亭子命名“沁芳”“契合元妃省亲之事”,“沁芳”是不是指贾宝玉歌颂贵妃的才能和品德?我觉得曹雪芹其实是反讽,贵妃省亲带来了皇权威赫、亲情缺失、凄凄惨惨的场面,跟穷苦刘姥姥给大观园带来欢声笑语形成鲜明对比。贵妃省亲花了上百万两银子,折合现在上亿金钱,导致贾府寅吃卯粮,忽喇喇似大厦倾。所谓“契合

《红楼梦》和高考作文

【文化观察】

元妃省亲之事”应该主要指元妃归省导致《红楼梦》主场大观园的产生。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,忽然出现大观园这么一个相对独立的青春伊甸园,似乎不合情理,它因为元妃归省建立就合情,因为元妃叫姐妹及宝玉进园中读书就合理,林黛玉、薛宝钗、史湘云、王熙凤,还有她们的知音贾宝玉,联络大观园群芳之贯的贾宝玉,在大观园展示烂漫的青春、美好的爱情、超凡脱俗的诗歌才能,出现黛玉葬花、湘云醉卧、宝钗咏柳絮词、贾宝玉写芙蓉女儿谏、宝琴立雪、晴雯补裘等妙不可言的青春场面,最后唱起青春和爱情的挽歌。元妃归省带来诗化小说《红楼梦》第一个诗歌节。所以,“沁芳”寓意大观园纯净的水沁入园中天真烂漫的女儿心田,何等美好!又何等富有诗意!

《红楼梦》整本书阅读是教育部规定高中一年级语文课一个单元,理解《红楼梦》这段文字,是高考作文的基础。需要注意的是,高考作文并不要求学生去解释《红楼梦》这段文字的深义,而是让考生以这段文字为由头,去思考、去联想、去发挥,自拟题目写作文。假如考生在《红楼梦》这段文字上多下功夫或大下功夫,就离题了、跑题了,因为试卷给考生的材料已经交代得够清楚。即便借此写出段《红楼梦》释义或红楼人物分析,未必能及格。这个高考题考的是学生对古典文学的理解力、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力、自己动脑思考问题的联想力、运笔写作

的表达力。

做学问无非要学习、借鉴、模仿、创造。学习和借鉴的目的是创造,如果考生按照这个思路写作文,用自己经历的事,强调人生贵在创新,阐述不断进取、不断创造是最高级的美、最有力量的美,那会写出相当漂亮的文章。

2022年高考作文考题偏不偏?一点也不偏,今后可能还有这样的考题,但不一定出自《红楼梦》的桥段。无论在学习、在日常生活中、在工农业生产中、在科技研发中、在经济改革发展中,都会遇到贾宝玉题额这类现象,都会发现这类问题。一个人也好,一个民族也好,一个国家也好,只有不墨守成规、固步自封,而是不断学习、借鉴、创新,积极进取,才会有前途,才会有希望。

刘白羽的《日出》,六十多年前我做中学生时就读过,刘白羽写这篇文章就经历了学习、借鉴、最后创新的过程。文章开头写到海涅从布罗肯高峰看日出,屠格涅夫在俄罗斯草原看日出,然后拈出刘白羽在印度最南端科摩林海角看日出、在黄山看日出,最后写的最壮丽日出,那是刘白羽参加完亚非作家会议,从莫斯科飞往塔什干的飞机上看到的。1990年我陪同刘白羽到青州认故乡,顺访蒲松龄故居,他跟我谈到,这篇文章得益于飞机上的观察和思考。1958年8月24日深夜,他们上飞机后,诗人郭小川马上睡着了,错过写首可能的好诗。刘白羽一边观察记录窗外的景色,一边思考前人生日出的描写,飞机落地,文章已经写成,回到北京,交《新观察》发表。这篇脍炙人口佳作的创新之处在什么地方?在于对前人作品的借鉴,在于飞机上看日出的瑰丽,更在于庄严的思索、体会“我们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”最优美、深刻的含意。这句话显然从毛主席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讲话演化而来:“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,正在兴旺时期,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,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。世界是属于你们的,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。”旭日初升,象征着富有青春活力的新中国,象征着富有伟大理想的中国青年一代!

盛世年华好光景,高考场上见分晓。我作为1960年的高考生,祝福年轻朋友奋发向上、努力拼搏,像八十岁开始写七十万字长篇小说《风风雨雨太平洋》的刘白羽一样,激流勇进,不断攀登新的高峰。

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“傻人”的运气

□冯磊

《搜神记》卷九,有两个一夜暴富的故事。第一个故事题为《应姬》。后汉中兴初年,有位姓应的寡妇发现一道神光射进了土地庙。占卜的人对她说:天降祥瑞,你家要走运了。后来,应氏在神光出现的地方挖到了黄金,家庭因此显赫起来。

这种挖宝的故事,在民间数不胜数。我的一个邻居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,从自家院子里挖出过满满一罐子银元。人与松鼠的行为是多么相似:辛辛苦苦积攒财富,之后挖个洞将其埋在地下。一段时间以后,人没了而钱财犹在。再后来,这些宝贝被村夫、莽汉一钁头刨了出来,引发关注三五日。前人省吃俭用,为后人埋下传奇。人性如此,松鼠亦如此。

第二个故事是《张氏钩》。长安张某,宅男。某年某月某日,窗外飞来一只斑鸠,落在凳子上再也不走了。张某祷告说:“这鸟儿如果飞上云霄,将给我带来灾祸;如果飞到我怀里,那就是好运气。”话音未落,小鸟就飞入了他的怀里。张某去捉小鸟,鸟儿不见了,却掏出一个金钩。从此,他的运气变得特别好。

鸟儿变金钩的故事还有续集。张某发财的故事传出去以后,有个四川人花重金收买了他的女仆。女仆偷走金钩,交给了四川人。但是,拿到金钩的四川人屡屡倒霉。后来,他终于明白了“外财不发命穷人”的深刻道理,又想尽办法把金钩卖给了张某,终于完璧归赵。

上面这两个故事,应寡妇发家纯属偶然,而张氏金钩失而复得则是典型的宿命论:是你的,跑不掉;不是你的,抢也没用。

在现实社会里混得好的多是

长袖善舞的“聪明人”。但是,我们手头的故事偏偏不这么讲。“不让老实人(厚道人或愚钝的人)吃亏”,是很多笔记小说的基调。冯梦龙笔下的文若虚就是如此。文若虚不善经营,做什么都亏本。他后来远渡南洋,靠一筐橘子赚了点小钱,又担心空手回家丢脸,于是到荒岛上捡了个床一样大的龟壳带回去。不料,这龟壳是鼋龙的遗蜕,内含二十四颗夜明大珠。文若虚因此发家。

金庸笔下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郭靖也是这样,因为憨厚,美色、武功和江湖地位一下子都有了。还有《倚天屠龙记》中身体孱弱的张无忌,被人要来要去,竟也成为一代宗师。

在某些作家的笔下,似乎是人越傻运气越好。这种“比傻”的文字游戏,除了讽喻世事难料之外,更暗含着世风日下,人心不古的道德焦虑。“文字须有教化功能”这个教条,直接导致各类小说的千人一面。清人小说集《夜雨秋灯录》里有个故事和《张氏钩》类似:孤女银雁父母双亡,跟着叔婢生活,饱受婶子虐待,后来走投无路投入尼庵,经历种种曲折后嫁得良人,每天以放猪为生。某日,老公拿回两块银子。银雁看了不以为意:我放猪的山谷里,遍地都是这种白色石头。后来,她拿了几块“石头”回家,家人乐了:竟真的是银子!

《夜雨秋灯录》里的这笔意外之财是有指向性的。银雁把“石头”带回家,是白花花银子;别人从山洞里捡起来,却仍然是石头。“始犹以布袋运,继因误堕一铍,牧竖拾之,笑问:‘母子劬劳,大辛苦,运蠢物何用?’然一入牧竖手,则仍化为石。”在老成持重的古代作家笔下,聪明人想发笔横财,门儿都没有。

屋浪

□刘荒田

“屋浪起伏”一语,见于秀陶选编、翻译的《死的章鱼——世界散文诗选粹》中的波特来尔作品《窗》。平生第一次读到,为之绝倒。年轻时读郑愁予的诗,倾倒于一个妙喻:山是“凝固的波浪”。后来,我欲为住宅区成片的屋顶想一新奇的比喻,没有办到。这一次无意中找着了。

看“波浪”一般的房屋,不能仰视,连平视也不行,须是鸟瞰。居高临下的看有两种:直看和斜看。秀陶以一首《审的感觉》写绝了前一种:“自十八楼的窗口垂直下望。各色的车子,头尾难分,只是些发亮的铁皮和玻璃。我以凝聚的目光阻挡它们,推动它们,我像炒豆子一样混合、搅拌它们。行人被我推开百来尺之后方才伸出手脚成为人形。正在我下方时只是一个个摔扁了的锅盖。”

另一种是斜看。50年前,我在村里当知青,贫困且劳累的岁月里,日记本上抄的是李贺的“我当二十不得意,一心愁谢如枯兰”。夜晚和伙伴们在北面村口的碉楼里睡通铺。碉楼有六层,我这刚刚离开学校的新“王浆”,满腹心事地登楼,从旧时盗贼横行年代当枪眼用的小窗口往南看。眼底的整个村庄,只见屋顶,其色调和当时的人的穿着一样,单一的灰暗。岭南村居的屋顶,都是由两种瓦器组成——瓦片和筒,新时呈浅浅的橙红色,以白灰黏合,一年年下来,变成灰黑色,杂着隐隐约约的青苔。一排屋宇是一行波浪,两端翘起的屋脊排成“浪尖”。数十排“浪”纹丝不动,延伸到尽头,和稻浪交接。

我所在的村庄因是新建的,算到我种田的年代,才四五十年。每栋的形状近似,巷子整齐,因此,“屋浪”仅是“微澜”。老旧的村子则相异,尽多残垣、空地,泥墙屋子有大有小,格式和排列并无规则,而雄伟的祠堂多在其中,因此,屋顶的“浪”跌宕、斑驳,和风暴将来的大海近似。有些村庄,其祖先别出心裁,托起屋脊两端的山墙造了被称为“锅耳”的半圆,外面绘图画,使得“屋浪”多了顿挫。

如果说苏州城区白墙黛瓦组合的“屋浪”凝聚着东方的蕴藉,那么,数年前夏天游北欧所见的屋顶,就是西洋的明亮和雄壮。我下榻的旅馆,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机场。清晨拉开窗帘,波罗的海幽暗的水面犹似少女将醒未醒的星眸。静待片刻,晨曦从背后漫开,滨海居民区的屋顶,清一色的橙红,连成无边无际的波浪。教堂的钟声悠悠响起,屋顶的浪涛流向山谷、海滩。横贯其中的市场街,是永不消失的谷底。恍惚间,身躯似乎浮在奇幻的彩浪边沿,随时会被席卷而去。揉眼再看,屋顶皆安静,一派深藏若虚的雍容。

在我住了大半辈子的旧金山,看“屋浪”的著名去处是钻石山。立在山顶,濒临海湾的名城尽收眼底。组成城市天际线的摩天大楼群,算得上滔天大浪。成片成片的住宅区,本来每一栋的颜色都不同,它们与公园里的花、树一起,呈现多元文化的缤纷彩饰,但汇总在一起,就成了白——蓝天下顺着对面的弧度铺展着,风来,一似雪的浪花。遍观天下屋浪的人,会不会下结论:人造波浪中,最壮观、最繁复者,该数它了?